

復旦大學圖書館

831190

87.9.5

2254

4(2)

# 流 鐵

著 支 維 摩 非 拉 發 · A

釋 註 并 序 夫 陀 拉 涅 · C

譯 華 靖 曹

像 者 作 畫 夫 諾 迪 拉 · I

序 譯 兒 鐵 史

月 七 年 七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 序中譯本「鐵流」

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政權是屬於地主、土豪和資產階級的。地主、土豪和資產階級都享盡了富貴尊榮。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是艱苦得不堪忍受的。工人和農民們，永遠是在飢寒、窮困、艱苦裏生活着。小孩子都死去了。疾病把人們好像刈草似的都刈除了。富人利用可以發財的戰爭，把千萬工農的命都送到戰場上。

工人和農民的眼睛慢慢睜開了。他們開始明白富人是用他們的血，用他們的汗，肥胖起來的，而他們替富人受苦、死亡。於是工人和農民的暴動就起來了。

但是，富人們很容易的把暴動平滅下去了，因為工農不會組織暴動，不會用廣大的聯合的羣衆去對付富人。

只有伊里奇同志出來創立了黨以後，這黨才會把工人和貧農，組織到偉大的革命

的隊伍裏。於是工人和農民從地主和資產階級手裏把政權奪來了。從富人手裏把工廠、土地、房屋、作坊、礦井——把一切的財富都奪來了，組織了工農政權。於是就看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對於一切勞動者，在這社會裏生活着是最優美不過的了。

但富人們不願降服的。他們從白黨軍官中、土豪中、收買軍隊，用武力把工農趕到軍隊裏去當兵，於是就同新政權開起殘酷的血戰來了。帝國主義者都幫助他們，英法德美義和其他國的資產階級與地主都幫助他們，都供給他們軍械、軍需品、軍隊。

戰爭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有時蘇維埃被迫着失敗了，有時武裝很不好，服裝也很不好的，常常忍飢受餓的革命的蘇維埃軍隊，打敗了地主資產階級的軍隊。最後蘇維埃軍隊把地主資產階級的軍隊和國際的陰謀家都澈底的克服了。地主、資產階級、將軍、白黨軍官都逃亡到外國去了。俄國各民族的勞動者都開始建設起社會主義的社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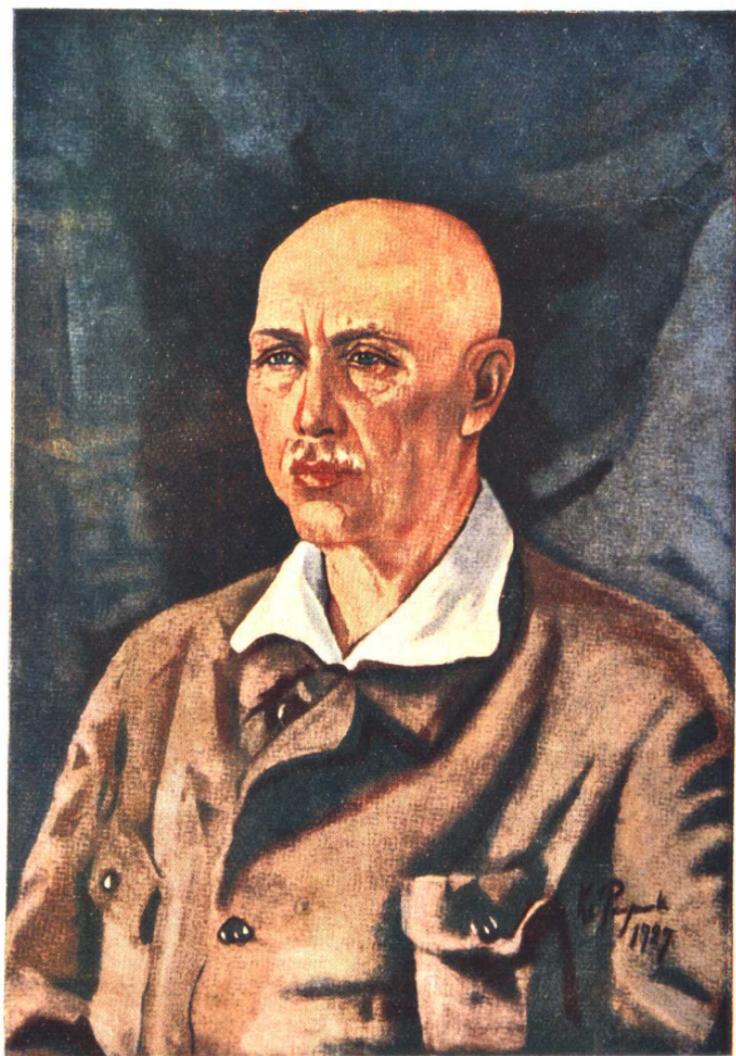
鐵流——就是這戰爭的景片的一幅。襤褸的，赤足的，飢餓的，差不多連子彈都沒有的，帶着女人，孩子，老人的革命軍隊，從敵人的重圍裏衝了出去。

不幸的不但是在乎他們的武裝不好，而且也在乎他們在開始的時候，沒有十分嚴整的紀律，沒有充分的組織，沒有充分的了解自己的情況。

可是，當他們經過了難堪的艱苦，經過了殘酷的鬥爭以後，他們鍛鍊出了驚人的組織力，驚人的紀律性，和深刻的了解。只有用不屈不撓的鬥爭，他們才能從死的重圍裏脫出來，才能得到未來的優美的生活。他們於是擊破了敵人，同蘇維埃的主力軍聯合到一起了。

同這一隊紅軍所發生的事情，也要在一切的地主資產階級國家裏發生的——工人和農民將粉碎了，消滅了自己的血淋淋的兇殘的敵人，建設起新社會，在那裏沒有富人，沒有窮人，在那裏一切的政權，被勞動者創造出的一切，都是屬於勞動者的。

綏拉菲摩維支 一九四三，莫斯科。



Александр Пушкин

## 作者自傳

一八六三年一月七日（舊歷）生於頓州之下古爾麻亞爾村。父親是頓州的哥薩克人，一生都在團裏——在辦公處供職。母親是哥薩克女子。

童年時代在頓和波蘭的一個小城史托逸尼次，那裏駐紮着父親的團。有一次在曠場上棒責因煩悶而逃到頓州的哥薩克人。母親說：『永久的，永久的別當軍人，他們會把你的心毒壞了的。』這句話一輩子都深入到我的心坎裏。

母親是一個非常好的女子，溫柔，善感。無論誰在艱難中的時候，她把她最後的所有都送給人。窮人，農民，勞動的哥薩克和哥薩克女人都常常的集到她跟前。她幫助他們，給他們治病，給他們招呼小孩子。

她很聰明，但她的聰明非常不合於實用的，她從來不會過光景。識字很少，差不多不

會寫字。操極漂亮的，鮮明的，繪聲繪影的哥薩克的土話。會用那極入微入妙的字眼去形容人。

她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如果我要成一個作家的話，那麼這完全是她的關係。她是有宗教信仰的，我也是極有宗教信仰的，只從中學三年級起，我的信仰才動搖起來，到了四年級的時候我看教堂好像異教堂一般，看神甫就同驢子一樣。

由沃倫回到頓州，回到閉塞的熊口鎮，就把我送到中學裏。過了一年父親就去世了。（我才十二歲）母親陷入到絕境裏，但當我在中學畢業以後，拼着全力，受盡了千辛萬苦，竟至於得到肺病，把我送入了列寧格勒大學。（在一八八三年）辦好了津貼，我才能夠學習。

當我入到數理科一年級的時候，遇到了列寧的哥哥亞力山大·逸理奇·烏里亞諾夫。這是一個很美麗的青年，長着黑眼睛，他那溫潤的，圓滿的，一片剛毅之氣的面容，他那堅壯的，彷彿在熱情奮發的時候似的，微向前伸的姿勢，一望簡直是鶴立雞羣。

他是一個絕倫的雄辯家。他用那牢不可破的議論，冷語猛烈地去壓服敵人，都很難同他辯論的。有極廣博的學問。他是一個極好的組織者。拉着一個人，各方面翻來覆去一看，用得——就入到組織裏，用不得——拋在一邊再去拉別的。

他不是純粹的民粹派的，他很知道馬克思。不過他想爲着得到就是少許的在無產階級裏工作的可能，必須用恐怖手段去動搖君主專制政體。他以爲當這可能一得到的時候，就把全部工作移到無產階級羣衆裏去。

他攻擊民主社會黨，說他們坐在海邊等天氣，等渺茫的到無產階級裏去的可能，不估計俄國制度的特別情形，這不是指斯拉夫派的『克瓦斯』（譯者：俄國特有的一種飲料，此處用作嘲笑斯拉夫派保國粹的意思）式的愛國主義，而是指實際的歷史情況的統計。他自己也明白用斧子是不能把沙皇政體打倒的，但他想削弱牠，動搖牠，好自由的呼吸一下。

我在獄裏的時候知道亞力山大·烏里亞諾夫和他的四位同志被處死刑了。

我坐獄是爲着寫了一篇對於人民的宣言，在宣言裏解釋以亞力山大·烏里亞諾夫爲首之恐怖主義者謀刺亞力山大第三（在一八八七年）失敗之意義。

一八八七年七月兩個憲兵把我帶到敏怎去。在充軍中我遇到了鄂列鶴·左耶夫地方的織工彼得·安尼遂莫維支·毛逸塞因克，他是著名的莫洛左夫同盟罷工的組織者。我得了他很大的印象。開始寫東西。

第一篇小說寫的是沿海農民的生活。他們在冰田上從事獵獸，這些冰田是春季由太平洋沖來的，這種打獵是異常艱難而且危險。窮人們受着土豪的剝削，土豪們借給他們對於工作必需的衣服，船隻，武器，因此向他們索取打獵所得的最大的部分，所以窮人們在經濟上永久的做他們的奴隸。第一篇小說在冰上於一八八八年發表於俄國新聞雜誌上。

由敏怎把我放流到頓州，放流到熊口鎮，被警察監視着。當把我釋放了以後，就認識了頓州的鑛工工人的生活，寫了在地下，小鑛工工人，七張皮等小說，認識了工廠工人的，

印刷工人的和漁夫的生活，寫了在工廠裏，殘廢人，復仇，逍遙等小說。

一九〇二年來到莫斯科。在使者，知識報作工作，出版了我的小說集一卷。

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寫了一篇長篇小說曠野的城市和好多短篇小說，照檢察官所許的可能，到革命的鬥爭裏取材料。一九一五年到軍艦上做通訊員。但是不僅檢察官，就是編輯也不願登這十分悽慘的屠殺的景片。

二月革命後在莫斯科蘇維埃新聞報作事，遵着莫斯科委員會和莫斯科蘇維埃的命令寫了好多宣言，小冊子，因此被文學團體斯列達和莫斯科作家出版部驅逐了出來。寫了好多宣傳小說和兩個戲曲。完成了鐵流，這是一部大的作品鬥爭的開始。

綏拉菲摩維支

八，五，三一，靖華譯於蘇逸達別墅



戰場上的綏拉菲摩維支

## 作者

(序五版的鐵流)

第五版經涅拉陀夫同志編的鐵流原文，我很相信的。

對原文的註解，郭甫久、鶴同志以爲很正確的。

涅拉陀夫同志的鐵流的序文，我以為對於這部作品和在這作品裏所寫的事實的階級的情勢，解析得很正確的。

一月八日，一九三〇，綏拉菲摩維支

## 作者

(序六版的鐵流)

第一次由同盟出版部出的六版的鐵流的原文，仔細的經我校閱過的。以前各版所有的錯誤都改正了。涅拉陀夫的註解也被他增補了。加入了新的插畫和作者筆蹟。

四月四日，一九三一，綏拉菲摩維支

## 序 言

G·涅拉陀夫作 史鐵兒譯

綏拉菲摩維支要能夠創造他這一部詩史，必須要先有一百年來的文學的文化。鐵流這一部藝術的著作，裏面包含了自己時代的人的磨難和懷疑，鬥爭和痛苦。看綏拉菲摩維支的詩史，就可以知道：比較起我們文學典籍裏所反映的生活，現代的生活是已經走得那麼遠了，十月革命在人的智識和心靈上，已經給了什麼樣的根本轉變和震動。果戈里在“Via”和“Tarasa Bulba”裏面所描寫的哥薩克，比起綏拉菲摩維支的哥薩克來，真是久遠的混沌的過去時代的原始狀態的人兒；綏拉菲摩維支的哥薩克，結算起來，却已經是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鬥爭，——就算離着社會主義還遠罷。普希金所寫

的普加赤夫運動，（甲必丹的女兒）比起十月革命來，真只算得小小的爆發；而十月革命的巨大的火燄，却用牠的輝煌的光芒來照耀鐵流裏面的活的人和死的巖石了。安得列葉夫（紅笑）和迦爾洵（四天）的人物，在血和霧之中走着，只是些該做犧牲的砲灰，並不知道資本的祭師把他們往什麼地方送，也不知道送去幹什麼。鐵流之中同樣是死，是喪失，同樣是極嚴重的痛苦，然而這裏已經沒有羊子似的馴服，已經沒有儘人家躊躇的個性。正相反，每一個人裏面都是十月時代的勇敢的呼吸。

鐵流詩史的時代是二十世紀的初期，而且內容上也常常使人想起十九世紀初期的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綏拉菲摩維支的題材——羣衆運動和這個運動的目的

普加赤夫（Pugacheff）運動是俄國十八世紀的一次農民大暴動，他的首領是普加赤夫，頓地方的一個哥薩克。他發動暴動是在一七七三年秋天，利用嘉德嫻二世（女皇）殺死他兒子彼得的事實，自稱彼得三世，同時，宣布準備廢除農奴制度。參加這次運動的人很多，地域也很廣，失敗於一

七七五年。——譯者。

——比較的廣大，可是他的藝術化的形式却比較狹小。託爾斯泰所反映的封建時代，需要廣大的佈景，單單來講戰爭與和平裏面的羣衆的反映，本來就只能夠做一個背景，在這背景上開展着各個人物的詳細的心理圖畫。戰爭與和平之中，羣衆的行動，對於作者老實說不是主要的事情；作者所最注意的是彼愛·白朱霍夫、恩德雷·波勒孔斯基、洛斯託夫等等。的內心世界和他們對於一切事變的態度。而且和封建制度的懶散時代相稱的，託爾斯泰所寫的行動發展的速度也是很慢很懶散的。我們在鐵流之中所看見的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社會革命的目的和速度非常之偉大。革命把個人的動機推到最遠的地方。『內心的經過』退到了最後的地位，顯得很瑣屑很無聊的了。最主要的——是集體。藝術家完全沒有可能來寫各個『英雄』的內心的情緒。可是，郭如鶴的形象在這部小說裏面仍舊是顯現得很清楚的。雖然藝術上的修飾有時候是很少的，有些地方簡直是很隨便的寫幾筆，很粗淺的，然而描寫出來的景象却是凸出的，充滿着深刻

\* 這些人名都是戰爭與和平之中的主要人物——譯者。

的動象的。他能夠在小小的一部小說裏面表現整個的時代。指出革命在羣衆心理之中起了什麼樣的根本轉變。託爾斯泰，他是忠實於他的階級的，他對於一般現象都從崇拜封建制度的觀點上去觀察，所以描寫得羣衆是一個馴服的無知無識的羊羣。綏拉菲摩維支忠實於自己的時代和歷史的真理，他所描寫的羣衆就完全是從另一方面着筆的，他寫出羣衆革命意識的生長，寫出羣衆走近十月的道路。郭如鶴所領導的鐵一樣的隊伍行動着，走去和布爾塞維克的主要力量聯合，這比較枯土左夫將軍 \* 帶着去上屠場的沒有定形沒有面目的『灰色畜生』起來，有多麼大的區別呵！

託爾斯泰這個藝術家，基本上就和封建制度聯繫着，他所寫出來的羣衆不能不是『砲灰』，不能不是指揮階級手裏面的盲目的工具。至於綏拉菲摩維支，基本上就和農羣衆聯繫着，就和他眼前正在進行的社會革命聯繫着，他寫出來的鐵一樣的隊伍，極有力量的行動着，走向布爾塞維克的主要力量，在道路上形成他們的革命意識。綏拉菲

\* 枯土左夫將軍是戰爭與和平之中的人物——譯者。